

俄罗斯哲学研究丛书

主编◎张百春 陈树林

绝望与抗争

——舍斯托夫悲剧哲学研究

Разочарование и борьб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о трагиче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Шестова

甘远璠◎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俄罗斯哲学研究丛书

主编◎张百春 陈树林

绝望与抗争

——舍斯托夫悲剧哲学研究

Разочарование и борьба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о трагиче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Шестова

甘远璠◎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绝望与抗争：舍斯托夫悲剧哲学研究 / 甘远璠著

·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10

(俄罗斯哲学研究丛书 / 张百春，陈树林主编)

ISBN 978 - 7 - 81129 - 549 - 8

I. ①绝… II. ①甘… III. ①舍斯托夫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①B5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1164 号

绝望与抗争——舍斯托夫悲剧哲学研究

JUEWANG YU KANGZHENG——SHESITUOFU BEIJU ZHEXUE YANJIU

甘远璠 著

责任编辑 安宏涛 林召霞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80 × 980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20 千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549 - 8

定 价 3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俄罗斯哲学研究丛书

总 序

在世界哲学史上,俄国哲学不具有古希腊哲学和近现代西方哲学那样的经典地位,也不具有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那样的独特风格。但是,俄国哲学作为俄罗斯精神文化的集中体现,具有其浓厚的民族特色,而且在 19 世纪以后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世界现代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不是按照西方模式的纯粹哲学标准来取舍,而是按照广义的哲学观点来看待俄国哲学,我们就会发现,俄国哲学有其自己的思想传统和独特的表达方式,俄国哲学史中也蕴藏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启发意义。

俄国哲学在不同时期出现了不同的思想流派。早在公元 10 世纪古罗斯接受东正教以后,某些俄罗斯主教、大公对基督教思想的解释中,就包含着俄罗斯历史哲学的开端。都主教伊拉里昂的《论律法与恩典》(11 世纪)虽然从形式上看是写《圣经·旧约》(律法)和《圣经·新约》(恩典)之关系的,但作者没有局限于传统的教会学说和教义,而是从基督教历史哲学的观点论述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和倾向。在 12 世纪基辅大公莫诺马赫的晚年著作《训言》中,则可以看到古代俄罗斯社会道德观念的转变:从野蛮的强权统治到接受基督教道德标

准、旧约和新约诫命。

15—16 世纪俄罗斯东正教内部的约瑟夫派和禁欲派的斗争在俄罗斯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按照尼尔·索尔斯基的学说,苦修的意义不是恪守外部行为诫令,不是在生理上同肉体作斗争。苦修是内心的修行,是精神向内集中,把守心灵不受外来的或从人的不良本性中产生的杂念和欲望的侵扰。这一学说中包含着心灵哲学、心理分析学思想。

18 世纪彼得大帝改革时期,俄国改变了从前以东正教会为主导的宗教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加强了与西欧文化的交流,上层社会更多地了解和接受了西方当时的世俗文化,特别是法国启蒙主义思想。这一时期的俄国哲学也不仅限于基督教—东正教世界观,而且还出现了对世界、自然和历史的唯物主义认识,出现了知识分子对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的理想追求。

到了 19 世纪,随着俄国的对外战争和国内政治斗争的发展,俄国思想界更加复杂和多元化,各种思潮进行着激烈交锋,终于引发了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两大思想派别的持久争论。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成为这场争论的导火索。恰达耶夫对俄罗斯历史和精神文化的严厉批评,必然招致持对立观点者的反驳,后者强调俄罗斯宗教—历史和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主张俄罗斯走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这种观点在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了俄罗斯社会思想的重要派别——斯拉夫主义。斯拉夫主义既是一种社会政治哲学,也是一种历史观和文化学说。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分歧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两种社会政治观点的分歧。前者主张俄罗斯未来的社会发展是应当以本民族传统宗教和道德为基础,走自己的独特道路;后者认为西方精神文化更具有先进性,西方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代表着人类文化的先进成果,因此俄罗斯民族的未来发展必然要走西方民族所走过的道

路。其次,在社会政治观点分歧的背后,斯拉夫主义与西方主义之间还存在着历史-文化观的分歧。西方主义者坚持理性主义的历史观和文化观,认为文化和历史是人类的自觉创造,是以社会精英为代表的人类理性自我设计、创造和实行的过程。这接近于黑格尔在法哲学和社会哲学中所主张的观点。斯拉夫主义则坚持有机论的世界观和文化观,认为真正的文化是民族精神生活的有机整体,它是在民众中自发地成长起来的,具有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这方面思想后来也发展成为俄罗斯民粹主义。

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是俄国社会政治、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各思想流派斗争激烈的时期。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论战进一步加剧,一方面出现了具有激进民族主义情绪的新斯拉夫派(斯特拉霍夫),拒绝一切外来文化;另一方面也有哲学家从基督教普遍主义观点对这一思潮进行批判(索洛维约夫)。一方面有无神论的个人主义,强调个性的价值与尊严,反抗来自各个方面的对个性自由的压抑;另一方面也有宗教哲学,证明宇宙存在的万物统一,在信仰中寻求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一方面有主张个人内在修养和人格完善的道德哲学,另一方面也有坚持在社会物质生产基础上实现理想社会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俄罗斯思想固有村社传统的集体主义和道德主义精神,同时也具有为个人的完整生命和个性自由进行辩护的鲜明特点。这里所说的“个人主义”不是非道德的、个人至上的、反社会的利己主义,而是在现代思想和社会生活中,当个性受到来自各方面侵犯和压迫的时候,思想家力图反抗这些侵犯和压迫,维护个人自由。不同的哲学家具有不同的反抗路向。别林斯基维护个人自由,反抗理性的普遍性;赫尔岑维护个人自由,反抗抽象的自然和社会秩序;巴枯宁维护个人自由,反抗虚幻的上帝信仰和国家强制;皮萨列夫维护个人自由,反抗唯心主

义的天真梦想。

津科夫斯基在《俄国哲学史》中认为,俄国哲学与宗教世界观的联系不仅是俄国哲学之特点的主要根源,而且是俄国哲学思想探索的动因。俄国哲学家力图以东正教价值为基础来解决西方世俗思想所难以解决的问题。这里的“宗教哲学”一词不是指以宗教为对象的哲学思考,而是从宗教世界观原则出发对人与世界进行哲学认识和解释,这与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思想原则大不相同。如果说西方哲学家习惯于在知识和文化反映中思考问题,那么,俄国哲学家则常常直接“站在存在的奥秘前面”,这使得“俄罗斯思想更鲜活,更率真”(别尔嘉耶夫语)。当然,俄国宗教哲学家不是教会神学家,他们没有局限于宗教内部,不是依据基督教—东正教的教义信条和教会传统来思考,而是从自己的宗教体验和信仰出发,利用基督教的思想资源,来建立关于世界与人生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因此,俄国宗教哲学也具有—般哲学意义和现代思想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思想和俄国社会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普列汉诺夫、列宁、波格丹诺夫和布哈林都是社会活动家和革命者。他们在积极传播和维护马克思主义,反对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孟什维克主义等思潮的过程中,也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化和进一步发展。

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知识分子最关心的是推翻专制制度和建立人民政权的政治问题,以及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发生了思想目光和价值重心的转变:从外部转向内部,从表面转向深处。于是,在宗教和哲学领域出现了“新宗教意识”和“宗教哲学复兴”。

“新宗教意识”是20世纪初在俄国自由知识分子中产生的宗教哲

学思潮,以罗扎诺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别尔嘉耶夫、吉皮乌斯等人为代表。这一思潮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它不是宗教内部的神学思潮,而是关于人性与文化的新思想探索。“新宗教意识”思想家具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他们力图克服和超越在个性自由、生活社会、道德文化等方面的传统价值观念,寻求确立新观念,实现新理想。为此,他们与无神论、旧唯物主义、实证主义、虚无主义、传统理性主义作斗争,赞同和运用基督教的基本观念和价值。第二,由于传统基督教某些观念也不能满足新理想的需要,因此“新宗教意识”思想家力图对基督教加以更新和改造,力图建立新的宗教,在“新基督教”基础上建立“新文化”和“新社会性”。这些思想家不仅继承了俄罗斯宗教思想传统,而且借鉴了现代西方哲学家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人的思想。

俄国哲学往往因对人的问题、宗教问题、道德问题、历史问题的特别关注,而与西方经典哲学论题有一定差异。但在 20 世纪的俄国哲学中有这样一个“纯粹哲学”流派,它所研究解决的问题正是传统的哲学认识论问题——这就是俄国直觉主义,即以对认识对象的直觉为基础的哲学认识论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是洛斯基和弗兰克。

存在哲学是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哲学的主流之一。但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也有哲学家阐述了存在哲学思想,而且具有不同于西方哲学家的思想特点。西方存在哲学与西方古典哲学的区别在于,古典哲学只看到了世界的合理性和存在的意义,现代存在哲学家看到了世界与人生的非理性、荒诞和无意义。但他们断言这种荒诞和无意义就是客观真理,无可置疑,不可动摇,人被抛入其中便孤苦无望了。而俄国哲学家则在存在与完满存在或绝对存在的关系中考察存在,他们也深刻地揭露世界的荒诞与虚无,人的奴役与悲剧,但并不把这作为客观的终极实在,而是诉诸生命与存在的终极本原——最高创

造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上帝,而是现代性语境中的人的精神深处的上帝,力图通过这样的创造与斗争来超越荒诞与悲剧,走向生命的完满。

20 世纪头 20 年,与东正教“耶稣祈祷”的灵修实践有关,在俄罗斯东正教神学内部产生了关于“赞名论”的争论,即在呼唤耶稣基督之名的时候,这个名称仅仅意味着一个人为的名词,还是意味着神的真正临在。这一争论后来引起了宗教哲学家的关注,于是争论扩展到哲学领域,成为对名称和语言本身的哲学研究。弗洛连斯基认为,在语言与现实之间存在着的不是主观的联系,而是本质的联系。事物的名称不是被主体偶然给定的,在名称中表现了事物的本质。唯名论观点认为,事物的名称只不过是人想出来的,名称里不体现事物的本质属性。与此不同,在弗洛连斯基看来,名称和词语是存在的能量的承载者。它们不是别的,正是向人显现的存在本身,是存在的象征。词语是人的能量,既是个人的,也是人类的,是通过个人而展开的人类的能量。词语作为认识活动,把思维能力带到了主观性的范围之外,与世界相连接,这已在我们自己心理状态的彼岸了。布尔加科夫认为他的《名称哲学》是自己最有哲学性的书,其核心问题是探讨词语—名称的产生及其与它的载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与弗洛连斯基一样,布尔加科夫也属于语言的实在论者。他强调语言的本体论本质,语言与存在结构的共生,语言也具有宇宙性、身体性、索非亚性。词语不仅属于它在其中发生的意识,而且属于存在,在存在中人是世界舞台,微观宇宙,因为世界在人身上并且通过人来说话。

十月革命以后的前苏联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这是我国思想界曾经相当熟悉的。这种哲学研究和教学模式曾深刻地影响了我国哲学界。当时中苏两国的相似国情使得中国的俄国哲学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集中于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然而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俄罗斯哲学状况发生了重大转变,各种哲学思潮、流派纷纷涌现,特别是原来被排斥的唯心主义哲学、宗教哲学等得到更为充分的展现。我国的俄国哲学研究也随这种变化而转变。除了一部分人继续关注前苏联哲学之外,更多的人开始关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的俄国宗教哲学以及后苏联时期俄国哲学研究。

目前我国学界专门从事俄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圈子很小,但是,这支队伍一直没有间断对俄国哲学的经典研究和跟踪研究。由老一辈学者于 1985 年开创的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全国俄罗斯哲学研讨会”传统一直保持至今。2009 年 7 月,“第 12 届全国俄罗斯哲学研讨会”在黑龙江大学成功举办,有多位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出席会议。

我国的俄国哲学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个很好的趋势,这就是专业研究者与国内相关的学术研究机构 and 学术平台开展了广泛交流与合作,促进了俄罗斯文学、历史学、文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研究的开展和深化,使得国内的俄罗斯哲学研究呈现出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局面。

多年来,在俄国哲学的专业研究者和非专业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俄国哲学研究已从对一些经典哲学著作的翻译,到对一些哲学问题的研究,并积累了一些学术成果。而且这种研究在不断深入,可以说,目前已从文献的翻译介绍上升到了对重要哲学家思想的专门研究阶段。我们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推出的第一批《俄罗斯哲学研究丛书》,就是这种专门研究的成果。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专题研究成果不断问世。

编者

2010 年 7 月

序

列夫·舍斯托夫(列夫·伊萨科维奇·施瓦茨曼,1866—1938年)是19世纪后期逐步兴起的俄国宗教哲学中具有明显存在主义倾向的哲学家。他在探讨人性真谛,追求人生自由的历程中,比其他俄国宗教哲学家似乎走得更远一些,他的“悲剧哲学”体系,虽然对人和人类命运的思考还不够系统,然而,却构成了当代宗教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础。

由此,舍斯托夫终生鼓吹“悲剧哲学”,在探讨人生本真,指导人性追求的哲学框架里,独具特色。在辉煌的俄国宗教哲学于十月革命后,因为政治原因而销声匿迹七十年之后,甘远璠以舍斯托夫的“悲剧哲学”作为研究课题,并将其系统地梳理成一部专著,确实顺应了俄国宗教哲学研究的需要,也为我国哲学界更好地了解舍斯托夫的宗教存在主义哲学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我们说,这部专著是系统的,因为,甘远璠对舍斯托夫的“悲剧哲学”从“头”讲到了“脚”:他最先探求了悲剧哲学的渊源,接着揭示了“悲剧哲学”的基点和领域,之后又突出论述了“悲剧哲学”的主题,最后指出了“悲剧哲学”的走向。甘远璠对舍斯托夫的结论性评价是:“舍斯托夫的思想最独特,他因对理性自明的强烈批判,对个体存在悲剧的旷野呼告而赢得了声誉,并被推崇为悲剧哲学家。”

今天,我们专门研究舍斯托夫的“悲剧哲学”,不仅是研究俄国宗

教哲学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舍斯托夫的“悲剧哲学”是追踪人间悲剧根源的理论大成,同时指出了摆脱人间悲剧的路径。人最终只有摆脱悲剧,才能真正获得完全的自由!

舍斯托夫的悲剧哲学是以人们生活中的痛苦、不幸、无望的经受等人间悲剧为哲学创作的源泉。由此,他推崇莎士比亚的作品。在舍斯托夫看来,莎翁对人们生活中悲剧的第一颂扬,正是他创作的主题,莎士比亚悲剧的主人翁即使在自己的矛盾中,随着时间的推移纷纷倒下,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永远活着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这是因为,他们勇敢地批判了道德“永恒”的原则。舍斯托夫认为,成为道德原则的那些思想观念一开始就成了操纵人们主观性的条文,而后便征服了人类,要他们作出最新、最大的牺牲,这样,“以独一无二的生命和命运出生的人便深深陷入了万能的权势之下”^①,由此,舍斯托夫竭力反对权势以及法律、道德的原则。舍斯托夫断定,人应当遵循的不是公认的道义,而是他自己。

舍斯托夫力求恢复人性,使人们从极端的痛苦悲剧中解脱出来,把那些受凌辱的人从充满谎言的生活中拯救出来。于是,舍斯托夫从尼采走向了《圣经》,开始了对《新约》的研究。他认为,《圣经》的启示传递了上帝的非理性和神秘,这正好可以帮助人从必然世界和理性道德权力制约下得救,从而使人们在追求自由的使命中获得信念。舍斯托夫认为,信念就是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不可能的东西。可以看到,一切都在超越,根本没有什么全新的,因此,也不需要循规蹈矩,要不断地抛弃任何形式的“开始”和“终结”。舍斯托夫认为,活着的人们只能走上这一道路:人要活在信念中,最终要远离那些重复的“规

^① Г. Г. Кириленко, Е. В. Шевцов: «Краткий философ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тр. 439, Изд. КСМО, г. Москва, 2003 г.

矩”，为自己而活着。

舍斯托夫对人间悲剧的同情，对造成悲剧根源的挖掘，以及对摆脱悲剧的路径的选择，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在弘扬人性，倡导自由的无数理论诉求中，舍斯托夫可谓自成一家。

要读懂舍斯托夫，就先读读甘远璠的这本书，此不失为一种捷径。

李尚德

2012年8月于中山大学康乐园

目录 Contents

引言:心路历程	1
第一章 悲剧哲学的渊源:直面悲剧	13
第一节 西方传统思想的资源	13
第二节 俄罗斯传统文化的背景	28
第二章 悲剧哲学的基点:以头撞墙	54
第一节 悲剧哲学的概说	54
第二节 对理性必然性的批判	61
第三节 对传统道德的批判	71
第四节 对哲学体系的批判	81
第五节 对科学理性的批判	92
第三章 悲剧哲学的领域:心灵体验	101
第一节 信念的蜕化	101
第二节 悲剧领域的重要范畴	128
第四章 悲剧哲学的主题:深渊与主	142
第一节 哲学:反思与斗争	142
第二节 生死:肉体与精神	154
第三节 知识:拯救与堕落	164
第四节 自由:服从与超越	174
第五节 真理:强迫与受造	184

第五章 悲剧哲学的走向:圣经哲学	191
第一节 圣经哲学	191
第二节 上帝	197
第三节 信仰	212
结语:旷野呼告	233
参考文献	245
后 记	255

引言：心路历程

俄罗斯著名作家安德烈耶夫在其小说《红笑》中这样描写战争带来的苦楚：“每天的报纸几乎都在快一点钟的时候封版，全人类都在颤抖。这种同时遭受到感觉、思想、痛苦和恐惧的情况，使我失去了支柱，所以，我——成了浪涛中的一块小木片，旋风中的一粒沙子。我无奈地离开日常生活，而且每天早晨都会有一个可怕的时刻降临，此时我好像悬在半空中，下面是黑乎乎的疯狂的深渊。”^①面对这种存在的痛苦深渊，安德烈耶夫不禁感叹：我们“能到哪儿去呢？”是应该掉到深渊，还是仰望天际那缥缈的红笑？这正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无法忍受的俄罗斯现实。在焦灼不安中，俄罗斯知识分子苦苦追寻着“俄罗斯的命运”、追问着人生的真谛。拉吉舍夫、普希金、霍米亚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赫尔岑、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弗兰克等，一代又一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前赴后继。然而，俄罗斯知识分子总是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他们被判坐牢、流放、服苦役，甚至被处死，“他们是生活于未来，有时则生活于过去”^②，但对现实，他们总是痛苦和迷茫，他们总是在“以头撞墙”。其中，舍斯托夫无疑是“以头撞墙”的杰出代表，他的哲学思想无论在俄国还是在西方，都独树一帜。

① 安德烈耶夫：《安德烈耶夫中短篇小说集》，靳戈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②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5页。

一、舍斯托夫的生平著述

列夫·舍斯托夫,原名列夫·伊萨科维奇·施瓦茨曼,1866年出生于基辅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舍斯托夫的父亲对犹太古典文献有一定的研究,并有丰富的犹太文藏书。当时,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经常在舍斯托夫父亲的家里秘密聚会。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舍斯托夫也去犹太教堂并接受犹太文教育,但他似乎对这些不感兴趣,并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舍斯托夫早年就读于基辅第三中学,后到莫斯科上学。1884年,舍斯托夫中学毕业后进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系,后转入法律系。但是,由于与著名学监布雷兹哥洛夫发生冲突,舍斯托夫离开莫斯科大学转入基辅大学法律系。在大学期间,舍斯托夫十分关心俄国的工人阶级运动,他撰写了题为《论工人阶级在俄国的地位》的学位论文,但论文在送交莫斯科的审查委员会时被否决,审查委员会认为:“如果允许这本书发表,将会在俄国引发革命。”^①这表明,青年舍斯托夫已经开始关注底层阶级的悲剧命运。1889年舍斯托夫大学毕业后,服了一年兵役,然后在莫斯科担任律师助手,但很快回到基辅参与整顿父亲的家庭企业。在此期间,舍斯托夫除从事现实的经济工作外,还进行有关经济学和金融问题的研究,同时开始大量阅读文学和哲学著作。然而,随着对哲学研究的深入,舍斯托夫对政治的态度却越发冷淡,他对不同党派的争吵提不起兴趣,但却喜欢参与各种不同倾向的刊物的工作。1896年,舍斯托夫因疲劳过度而患上了严重神经衰弱症被迫到国外就医,这也给了他在国外进行考察的机会。在此期间,他辗转于维也纳、柏林、慕尼黑、巴黎、罗马等地,利用一切空余时间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和哲学原著,如康德、尼采、叔本华、莎士比亚、勃兰兑斯等人的著作。舍斯托夫后来在提及这段经历的影

^① 雷永生:《东西文化碰撞中的人——东正教与俄罗斯人道主义》,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347页。